



早樱林下

◎李斌

红薯

◎孙忠利

被饥渴折磨
勾起苦痛
珍惜它的每一小口
久久,不舍咽下
特别眼馋过去
生产队集体种的红薯
它不是你想挖就可以挖的
要等上社员

锄遍几大块整田结束
等埋藏更深的
侥幸逃过一劫的红薯
从土层下顶出叶芽
等我前去用手耙开松土
把它们一个个找到
搭救出来
我喜欢,用两只红薯

相互敲打的方式来庆祝
顺便去掉
它们身上固有的污泥
有时,对于入土过深的红薯
我又急于太用力拔它
只听见
脆响咔嚓一声
断成两截

巷韵

◎陈根生

1992年10月30日,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收到一条来自北京的喜讯:《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赞美家乡小巷文化的散文《巷韵》。

千把字的小文在我心中引发了大惊喜。不久,《中国教育报》《南通日报》《南通教育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介文章,它们都有一个漂亮的标题:《乡情是那最芬芳的花》《“巷韵”习习香》《家乡美的赞歌》……后来《巷韵》又被收入数种精短散文鉴赏文集,甚至走进香港街头的《晚风》(《新晚报·晚风副刊》)。

我的家乡、长江出海口北岸一座小县城如皋的主流媒体《如皋日报》全文转载《巷韵》并加了按语,接着如皋电视台又精心制作了一个“电视散文”跟上,那熟悉的青砖黛瓦,那醉人的鸟语花香,那淳朴的小桥流水,那憨厚的风习民俗,通过电视镜头呈现出来竟那么江南、那么旖旎、那么唯美,在家乡的街头巷尾引起了不小轰动。时人有的称这是“‘巷韵’回家”。有的赞:“这是如皋人写如皋写进全国教材的第一篇。”

其实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我最在意的是《巷韵》发表的同年年底,就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看中入选进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四年级制初级中学《语文》自读课本第三册《长城万里行》,走进了全国亿万中学生的阅读视野。

我一生从教,地地道道的乡间老冬烘,深知作品入选教材谈何容易!更何况中国是散文大国,佳作万千,高手如林,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作品硬是挤进京城第二大报已是铁树开花,入选

教材更是天方夜谭!

想不到区区一篇小散文的故事竟还没结束。2003年职业中学旅游专业的《语文》第一册中又选入了《巷韵》,这是第二次入选教材!还有第三次,那是2004年如皋市教育局教研室编了一套学生课外阅读教材并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供全如皋市中小学生使用,这是地道的乡土教材,《巷韵》成为家乡下一代课内课外一道精神大餐。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1世纪初的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是如城的、乡村的初中语文老师,说是要拿《巷韵》上公开课、示范课,于是采访作者、拍照录像。一个退休老教师看到这些年轻同行,对自己的作品《巷韵》深入钻研,主题思想、段落层次、一词一句,其深透程度不少都是我当年执笔时未曾想到的。我们共同想点子,探索新路子,最后他们满意而归。后来,他们反馈来的信息不出所料,加入现代科技元素,情景回放,作者录像,名家朗读,孩子们一下全来了兴趣,课堂上展现出一片新风景!

五年后,即1997年6月10日《南通教育报》发表了一篇学生作文《小巷》,稚嫩可爱。《小巷》明显受到我的《巷韵》影响,是中学生在读了我的《巷韵》后的学步,是我的《巷韵》在帮扶中学生作文进步中留下的珍贵身影,作为一个教师我打心眼里说,这比拿个什么奖都更让我欣喜,更让我激动。

当我看到《南通名篇》一书中有关年轻作家在文章中融入《巷韵》中的句子,化用《巷韵》中的文字,我不禁暗自自豪,分明感觉这就

是我和年轻一代同台并肩共同为家乡引吭歌唱!

2009年的一阵震天动地的锣鼓,把我从平静的退休生活中惊醒。9月10日,如皋市政府隆重纪念教师节,授予全市十名离退休的老教师“功勋教师”称号,而我大出意外的是,全市公示中我竟然忝得头筹,市委陈书记亲自将绶带勋章挂在我脖子上,我手捧鲜花,满眼泪水。我在台上左右一看,十名老教师中不是校长就是主任,唯有我一介布衣,我马上联想到17年前10月30日《光明日报》给我的知遇之恩。周恩来总理曾说:“爱家、爱家乡是爱国的起点。了解家情、乡情是懂得国情的开始。只有了解乡情、懂得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年轻老师们通过《巷韵》帮助我把家乡的历史文化种子播撒在下一代嫩绿的心田,而这也正是我写作的初心和使命。

作者对报刊提携之恩是无法报答的,只有化作不懈努力,所以继《巷韵》之后,我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四篇散文:《如皋板鸢绝天下》(1992.2.22);《家乡的桥》(1993.9.6);《西三条情思》(2000.5.4);《夸冷嫩》(1994.7.21)。从大处说,《巷韵》提高了家乡如皋这个蕞尔小城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从小处个人说,《巷韵》是我38年教师岁月的一个珍贵纪念,是我平凡一生对家乡的一个报答。一句话,《巷韵》在我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的一本荣获南通市政府第二届(1991年~2002年)文学艺术一等奖的散文集名字就是两个字《巷韵》,以表达我对这个诞生于十月的宝宝的无比深情……

扁豆

◎低眉

芬芳
一叶

扁豆是有点可怜的。现在的人,吃扁豆几乎不吃本味。作为一种菜蔬,扁豆很少有做主角的时候。它是一个配角儿,陪跑的。

就说扁豆烧肉吧。这菜明摆着,肉才是主角。扁豆是来陪榜的,定语。仿佛是在吃扁豆,其实还是在吃肉。被肉味侵略过的扁豆,已经不是扁豆了。吃在嘴里烂糟糟的,根本就没有扁豆味。还有扁豆肉饭,不仅扁豆味没了,好好的肉味也没了。米香、扁豆香、肉香,全都消失无形,变成既不是扁豆也不是肉也不是大米饭的一种新的事物。

文蛤烧扁豆呢?这菜名好客气呀,扁豆不再是定语。其实更惨,被文蛤鲜气沁润的扁豆,似乎连自己的出身都改变了,成为一种可疑的出生于大海的事物,一个人赘的。

植物和动物在一起,是会吃亏的。被吃、被侵略、被沁润、被伤害。

那么,让扁豆和芋头在一起好了。扁豆烧芋头,同是来自泥土的事物,气息相同,互不侵略,相得益彰。有扁豆味,也有芋头味。乳白是乳白,淡青是淡青,各是各颜色,挺好。

却有好事的人,给这菜整一新名儿,叫作大刀杀和尚。

这什么名字!杀气腾腾的。扁豆虽然弯弯的,为什么非得是大刀呢,也可以是梳子呀。芋头虽然是光头,未必就是和尚,也可以是喜欢剃光头的艺术家呀。

“庭下秋风草欲平,年饥种豆绿成荫。白花青蔓高于屋,夜夜寒虫金石声。”

人们已经忘掉,扁豆也曾是抗饿且好看的事物。架下寒虫鸣叫,发金石声。秋渐次凉了,弄一点肉嘟嘟的东西吃吃,不仅为了应时,更为了要有高能量的东西抵御节气的寒凉。扁豆就是这样一种生在秋天的事物。

先前,外婆的味道里有一味扁豆烧汤。油花不多的汤面儿上,飘几片韭菜叶半寸长。可以吃出扁豆本来的味道。嚼在口齿里,有扁豆原本的质感。

扁豆是很肉嘟嘟的,它就是植物里的肉。扁豆皮也是肉,和动物肉比起来,扁豆这种植物肉是安静的,不吱吱叫。吃在嘴里不愧疚,也不觉得是在咀嚼生命。

大概扁豆里含有一种类似于皂的植物素?所以吃起来味道有点叛逆,仿佛沾染了一丁点肥皂的味道似的。这一点类似于肥皂的淡淡味道,使它有别于其他菜蔬,有一点点战斗的滋味。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这句话真好!郑板桥的。全是名词,及物。当名词站在名词身边,画面也站在画面身边。镜头和镜头在无声切换。一个没有动词的世界,瓢儿菜苏醒,扁豆开花,生长是如此寂静。

种扁豆在清明左右。农家人长在沟边,让它往树杈上牵,往草垛上游。或者,搭支架。扁豆十分好养活,唯一就是中途要治虫,蚜虫,红铃虫,要用菊酯类农药。

我看到过的扁豆花,有两种,白的洁白,红的紫红,顶好看。跟豌豆花差不多样子,像小嘴巴。粉嘟嘟的婴儿的嘴,翘着,忽闪在秋风中的扁豆叶间。

结出来的果实,就叫扁豆。也是有两色,一色淡绿,一色紫。尤其那个紫色,油亮亮的,发着光,像打了有呼吸的发蜡。并排挂在扁豆架上,大小不一,晒着太阳。有的弯得像月亮,有的弯得像梳子。

我妈妈不怎么吃扁豆,说它性格不好。尤其是被霜打过的扁豆,更加不吃,说它有毒。

问:“扁豆性格哪里不好呢?”答:“哪个懂哦!”